

月光城·文学

安庆晚报

责编：魏振强 E-mail:oldbrook@163.com
2026年4月24日 星期五

班长,你通知值日生,我这块小黑板,今后谁也不许擦,谁也不许动。高中新学期开课,教几何的陆老师一进课堂,先定下一条铁律。

班长大声说,是,陆老师。我和同桌梁宇,坐在班级最后一排,人手一支铅笔,正在下围棋。说是“下”,其实是在纸上画围棋。他执黑画圈,我执白画叉。谁吃棋,就用橡皮擦。

我低声说,梁宇,该你了。梁宇也低声说,等一会儿,怪老头儿有点意思。

我没心情看怪老头儿,我的眼睛定在棋盘上。我是梁宇师父,他的围棋是我亲手教的。我刚开始能让他四子,后来让他两子,再后来让他一子。现在不用让他了,有时候我还会输。

开课之前,怪老头儿拿粉笔在小黑板上,顺时针画了个四分之一圆,确切说应该叫四分之一圆弧,然后不画了,开始上课。

同学们大为惊奇。四分之一圆弧,挂在那,像月不算月,像弓不算弓。

我小小说,啥意思呀,还不让擦。梁宇小小说,甭下棋了,听课吧,陆老师有点邪性,别招他。我一抬头,正好撞上陆老师的目光,赶紧把棋盘扔进书桌,然后坐直,听这怪老头儿讲课。

别说,怪老头儿讲课有点意思,讲几何像讲乐子。干巴巴的公式,在他嘴里活灵活现。他

绷着脸,却总能把同学们逗乐。

一周后,又一节课。上课前,陆老师在小黑板上继续他的大作,接着上次那个弧,一路往下画,画到半圆处,停下,啥也不解释,上课。

那半个弧,像弯弯的弓。我想用这张弓射梁宇。

这些日子我很上火。跟梁宇下棋输多胜少。我的脸已经不叫脸,面子像鞋垫子。要知道下围棋,全校里,我要说第二,没人敢说第一。

第三周几何课。依旧,陆老师先描绘他的蓝图。当四分之三圆弧成立的时候,大家都明白了,这怪老头儿是要画个圆。可是,一次画完就得了呗,为啥还分四次?

见证圆满的时刻到了。

一周后,当陆老师最后一笔,把整个弧连在一起,成为一个圆的时候,同学们掌声雷动,这圆了所有人的梦。

这个圆,直径六十厘米左右,太圆了。有同学特意找来一支大圆规,用圆规走一圈,结果严丝合缝。

怪老头儿终于不再绷着脸,上了四堂课,头一次笑。有同学问,陆老师,这个圆有啥用啊?陆老师不理人,一摆手,上课。

课后,同学们围着小黑板指点江山。

四段弧,天衣无缝啊。

太圆啦,咋做到的呢?

妈呀,是人画的吗?

我没心情。怪老头儿的梦圆

R

月光城 小小说

高春阳

人生几何

了,我的梦圆不上。现在我跟梁宇下围棋,下一盘输一盘,根本赢不了他。这小子是人吗?我要疯了。

可悲的是,我俩下棋,我荒废了学业,学习成绩直线下降,而梁宇的学习成绩却在上升,眼看冲进全学年前十。我接受不了,我解释不通。我觉得全世界都在笑话我。我抑郁了。

第五周几何课。

陆老师今天意气风发。只见他扬眉拔剑,气势如虹,粉笔所至,破浪乘风。只十几秒钟,一轮满月,挂在当空。整个过程行云流水,一气呵成。再看那个大盘,皓月千里,如诗如梦。

空气仿佛凝固。

陆老师收势。剑入鞘,气沉心。眼睛巡视一圈,说,同学们,这个大黑板上的圆,是我一口气画出来的,用时15秒。你们知道吗,为了这15秒,我练了5年。然后一边教课一边画,又25年,到今天已经整整30年了!你们是不是觉得,我画这个很牛?不,这个才更牛。陆老师把教鞭指向小黑板。

陆老师说,一气呵成的圆,只要花时间,谁都可以练。“四气呵成”的圆,请问,还有其他入练过吗?当然唯一条件是,粉笔手画。全班同学都呆了,支起耳朵继续听。

陆老师声调里含了悲壮,他敲着桌子,说,我一个小老头儿,为了画好一个圆,可以努力30年。你们告诉我,你们凭什

么不努力?虽然说我用30年时间只做成了一件事,但是,这件事上,没人能超越我!同学们,你们谁敢跟我说,给你30年时间,你画不出来我今天这个圆?要是你敢说,请你现在就出去,你不配做我的学生!

陆老师放下教鞭,说,我提个问题,如果让你分四次画个圆,你怎么做?谁能回答我的问题?

全班同学鸦雀无声,每个人都在脑海中想象画面。

梁宇举手。陆老师指着他说,我知道你叫梁宇。

梁宇站起来回答说,老师,我的理解,只有一个字,心。心是圆心,心是半径,心是周长。视力所及,粉笔所至,都是心之所向。其实不管分几次,不管间隔多久,只要人心定在圆心,半径永远是一样长的!

同学们哗哗鼓掌。陆老师瞪圆了眼,瞪着瞪着,瞪出一脸泪水。

打那以后,下围棋,我不在乎输赢了。我安心做个凡人。

如果有人挑战,我就说,我是梁宇师父。

那人就转身跑了——梁宇学习成绩全校第一。

后来有人问我,你的围棋师父是谁呀?

我说,是陆老师。

对方奇怪,陆老师不会下围棋呀!

我说,就是陆老师。

意思,意味。我在读高春阳小小说集《东牟山下》的过程中,莫名其妙地闪出了这两个词。

哈姆雷特提出一个要紧的问题:生存还是死亡?小小作家也面临一个要紧的选择,是注重故事还是关注人物?因为我看文本,如果作家选择了故事,那么,就能显露出编制或者操作的痕迹,开头往往就很明显,我于是成了“看客”,看你接下去会怎么编?当然,还要来个意外结局。如博尔赫斯所言,“古今的故事无非是那若干种模式。”编得再巧妙,一不留神就落入套路。我曾作为特约研究员,每年评述浙江全省的小小说。85%是编故事,以致许多故事像精致的木棺或人像木偶。套用汪曾祺《陈小手》中的话:“陈小手活人多矣。”小小说作家也应该“活人多矣。”

高春阳选择人物,其系列小小说每一篇写一个主要人物,这样每一篇就不一样了。小说史某种意义上是人物的形象史。衡量一个作家的贡献是其写了怎样独特的人物:这一个。当我们回忆经典小说,我们记住的是鲜活的人物形象,而且是与人物相关的有意味的细节。

石头记系列中的《老沙头儿》,有一条故事的线索。然而,因为写老沙头儿这个人物,高

春阳的笔触还时不时会旁逸,不但带出了石头的演化历史,反衬出老沙头儿是活地图,活历史,还带出了“线”以外村民的反应。将石头的硬与人物的软,以及石头的演化,人物的变化,一显一隐地融为一体,相互对比。

高春阳也谈到了塑造立体人物之难。其实,小小说的突出特点,由于规模的限制,不必追求立体人物(即圆形人物),倒是擅长写“扁平人物”,即紧扣人物的一个突出性格特征即可。更要紧的是,我在《老沙头儿》里看见正身的同时,也看到了影子。身与影组成一个完整的人,而不是“完美”的人。老沙头儿这个人物可信的同时,背后有作家的悲悯之心。请注意关于那口石棺的细节。

丁小白系列中的《实验》是一个假定。在假定的实验室里,人与人的角色换位,反应错位,情绪岔位。医患关系,警察与嫌疑人的关系层层递进,这是一种人性的试验,也是一场身份的游戏。小小说有游戏精神。实在忍不住了,在游戏中,高春阳借人物之口道出了人生的哲理:救人就是自救,自救就是救人。小说中的道具,那副金丝框眼镜颇有趣味。

《蛋糕》中的第一句:我已不得自己生病。这是第一人称“我”的叙事。这种经历少年时期的

G

月光城 评论

谢志强

高春阳小小说中的人物

我也曾有过。那时候家里伙食单调,生了病才有好吃的“病号饭”,于是就会“制造”各种病。

六岁的小男孩儿被狗咬住了院,得以吃上黄桃罐头。这样,病与吃建立起了逻辑关联。在去镇上卫生院给生病的弟弟送蛋糕途中,我把蛋糕吃出了艺术,结果妈妈却反过来让我吃,还加一句:“吃吧,吃完了咱去街上买耗子药。”这像个段子。

我曾零星阅读过高春阳的小小说,记得有篇暗含过的这类段子。小小说的胚子与段子从文学审美上来看,不一样。幸亏妈妈那句话前面有一句“本来也有你的份儿。”潜台词是,何必提前馋嘴。这就消解了段子。《蛋糕》其实是由儿童视角来写父母的生存状况,活着的艰辛和坚韧。

高春阳擅长用并置手法,将两个本不相干的事物并置于同一时空,这就形成了具有荒诞意味的关系。比如《纸上谈兵》。纸皮即纸壳,新房装修与单位竞聘,此为两件事,平行展开,塑造了一个被误解的收纸壳的小老头儿人物形象。结尾两条线,由发现小老头的另一面之光(由“我”看人的暗到看到光),改变了对单位竞争对手的态度,由愤恨到宽容。这使我想到雷蒙德·卡佛的小小说《大

众力学》(也译为《小东西》)。《纸上谈兵》那种大众力学是人心的力学,改变的是心力的运转。显在的是不相关的两件事,但心力隐在其中,写出了看不见的微妙的“大众力学”。高春阳的系列小小说常常存在暗流涌动的力学,而故事仅为浮在水面上的小船。水流船动。

《人生几何》则是另一种并置。老师与学生,几何与围棋,塑造了几何老师之怪。小说偏爱怪人。竟然将几何与围棋在隐约之中打通了心灵。下棋的输与赢、人生的长与短,像是最后的一堂几何课。课堂的游戏中含有人生哲理,结尾那段对话颇有禅意。不过之前学生梁宇讲的,圆与心的引申哲理,总觉得作者还是忍不住借梁宇之口站出来“点题”了。《人生几何》的展开节奏,有悬念,重复中不断增量,还带有游戏精神。想一想,课堂是人生的缩影,老师像要落幕,学生则是要启幕。人生几何?

“我以前在东北经营过一家石材厂”,亦可视为高春阳的表白,在其小小说的表达上,也能读出其客观务实的人生态度,尤其是“经营”小小说,不带酸气,不做故态,不来诗意(尽管他擅长写诗)。作家的人生状态或者是人生态度与作品的表现形式可以相互映照。